

一条静静流淌的小溪

傅济照

闽清在京乡联谊会要出一套乡亲回忆录。会长向我约稿,我很愿意借此机会,把我的人生故事说给大家。如果对年轻的一代有所启迪,那就不虚此文,也就实现了我的初衷。

我叫傅济照,小名大炯。1934年生于闽清县石郊村。由于村子太小,即使本县人,也未必知道。我小的时候,砍过柴,放过牛,也种过地。烈日当空,跟着大人在田间薅草,汗流浹背,只觉得酷暑难耐,却不懂得生活艰辛。也许,人们很难想象,一个如此贫穷的农家孩子,竟能走出山村,不仅踏入京城,还走出了国门。就像我故乡那条静静流淌的小溪,虽激不起浪花,却奔流不息,穿越无数群山,流过许多江河,终于汇入大海。

我要深深地感谢我的父母,是他们用千辛万苦的付出,造就了我的前程。更要感谢那个时代,是那场翻天覆地的革命,为我敞开了人生的大门。

人生,就像一次前程未卜的长途旅行。大的方向虽然知道,但究竟要去哪里,其实并不一定清楚,对于大多数人而言,都是随安而驻。由于主观意愿和外部条件等众多因素的影响,在旅途中时常拐弯或转折,是难免的。回顾我的人生旅程,也有许多转折。

走出山村

国民党时代,家有两男,便有一个会被抓去当兵。为了逃避当兵,我的父母千方百计送我们兄弟上学。

我开始跟随哥哥去钟石小学。哥哥毕业了,便转到离家较近的樟洋小学,直到毕业。由于我的学业成绩一直较好,毕业后就被保送入本县天儒初级中学。

那是一所私立的教会学校。民国12年始建于闽清六都,原为小学。民国17年(1928年),由美国基督教“卫理公会”出资,在县城新址建成新的校舍,学校也于同年迁到新址,并升为初级中学。校舍是美国人设计的,属西式建筑风格,非常漂亮。我入学时,授课老师都有大学学历,且富教学经验。学校遂以教学水平高而闻名。当时的语文课古文占着较大的分量,我记得张朱老师教我们古文,讲得深入浅出,特别吸引人。如他讲苏轼的《赤壁赋》,白居易的《燕诗》等,至今难忘。由此遂养成了我对古典文学的爱好。

期间,我曾休学一个学期,成了春季班生,到1951年1月才毕业。由于县里没有高中,要想升高中,就得到福州去报考。那时没有统一招生,我考了三个学校,均被录取。哥哥要我去上高等工业学校,为的是早些出来工作,好支持家里。但我一心想着上大学,便自行决定,去省立福州中学报到。

面对人生的第一场考验

省立福州中学(现在的福州第一中学)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名校,不仅校风优良,同学中追求理想、积极上进的气氛也很浓厚。我在这里虽然只学了两年半,现在回忆起来,那可真是段激情燃烧的岁月,对我人生观的形成,甚至以后的人生道路,都有深刻的影响。

长汀之旅

林垂桓

国庆长假,我们一家四口,响应政府号召,不出远门就近旅行,于是,自驾车到闽西长汀县游玩。

长汀城关

10月2日清晨,我们从福州出发,中午到达长汀县城。我是第一次去长汀的,一下车,就好奇地瞭望城区,眼前呈现出一片约有福州城区一半大的平原,其上竖立着黑压压的古老楼房;步入街道,只见古街深巷,青瓦漆柱,飞檐翘角,古香古色;汀江绕城而过,水清岸绿,碧水悠悠,波光粼粼;周边群山环拱,层峦叠翠,绵延起伏。

我们首先参观了城关最有名的旅游景点——“店头古街”文化名城。这里是一条建筑物只有两三层的古街小巷,街道窄小。店铺多是粉墙青瓦,斗拱飞檐,鳞次栉比,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当地特产。漫步街道似乎步入福州的“三坊七巷”,人们熙来攘往,别有一番古韵味。

接之,在城关还参观了瞿秋白烈士纪念碑、杨成武广场、厦门大学旧址等馆所。因时间关系,长汀的其他“汀州八大景”,路程较远就无法参观了,甚是遗憾。这是一个有光荣革命老区历史的,比较繁

该校的入学门槛很高。招考时,大礼堂坐得满满的,入学后才发现,考取的大部分是本校初中部升上来的,外校考人的才十几个人,外县的就更少,像闽清、罗源两县都只有一人。同学中出身寒门者居多,和我同宿舍、比我高两班的一位同学,每逢假期都去打石子。但越是这样的同学,学习越刻苦。我从小学到初中,成绩都名列前茅。这里虽然不排名次,但我明显感觉到,已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。我深知父母供我多么不易,也丝毫不敢懈怠。到一年级下学期,竟被选为团支部书记,成了学生干部。那年暑假,还被派往市小学教师思想学习班工作,受到了锻炼。

当时,高等学校生源不足,所以春季班的都用两年半时间学完三年课程,于是我便提前于1953年秋季毕业,正好把我休学的时间找了回来。

高考之后,正在家里等候发榜的消息,突然接到通知,要我立即返校。回到学校被告知,福州团市委要把我们班4个学生干部留下,去做团的工作。我们明白,高等教育对于一个人的素质提升有何等重要,留在团市委,就意味着失去这种宝贵的学习机会。当时,高考的结果就要发榜,大学的门槛已触手可及,却要我们“过其门而不入”,觉得非常可惜。但当时我们满脑子都是保尔·柯察金的英雄形象,虽有思想斗争,还是愉快地到杨桥路团市委办公去报到。

1953年9月29日,华东地区的高考录取名单在《解放日报》上公布。我们很快就看到了自己的名字,但这对我们已不重要,重要的是寻找班上同学的名字。结果,除去两个同学,全都榜上有名。而其中的一个,有惊无险,很快就接到北京医学院发来的录取通知书,她是我后来的伴侣。

一起同窗数载的同学,满怀豪情,一批批地走了,我们也渐渐地平静了下来。一天上午,团市委的一位同志召集我们开会,说接到中央通知,不得将已被录取的学生截留。他表扬了我们在本次考试中的表现,要我们赶紧回家准备,到大学后好好学习。我们在团市委待了不到一个月,幕布尚未拉开,就匆匆谢幕了。从此以后,我每次路过杨桥路,都会回首凝望,去寻找那个熟悉的大门。

和我一起被团市委看上的其他三位同学是:陈传群、王任亨和薛敦松,由于这次的共同经历,我们成了终生的挚友。后来,他们都没有辜负自己的青春誓言,王成为院士,是航天摄影专家,为我国的卫星航拍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。陈是核农学专家,曾任浙江省科委主任、省农业科学院院长。薛是石油化工机械专家,博士生导师。

这段往事已过去了几十年,却仍恍如昨日。现在想来,如果当年真的留下来,我们的人生轨迹将与现在迥然不同。或者长期在基层当政工干部,或者当壮劳力,不论何者,到了,都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坦然和平静。

圆了大学梦

离开杨桥路,匆忙赶回家。家里对于我的这一突然变化,毫无准备。为支持我上大学,

哥哥卖掉了他心爱的小提琴,姐姐要卖她的结婚戒指,被我阻止。好在同学已为我申请了路费。那时,国家对大学生实行全额助学金,连书本都由学校提供。于是,我便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向往已久的高等学府——东北人民大学(后改为吉林大学)。

我平时的学习兴趣都在文史方面。那时是考前填报志愿,我的第一志愿报了文学系,但在考语文学时,作文没做完,遂与之无缘。我们中学的物理老师特别棒,也许是我的物理成绩考得好,遂被录取到物理系。对我而言,这是一种误会,我也只好强迫自己努力学习。

普通物理是最基础的课程。第一学期教这门课的,是从美国回来,当时学校最年轻的教授朱光亚老师。第一次考试,全班有5个不及格,我是其中之一。这是我上学以来第一次,也是唯一的一次,给了我极大的震撼。老师要考的是我们对基本概念的掌握,而我恰恰疏忽了基本概念。这时我才发现,大学学习和中学不一样。但在第一学期结束时,我的各门功课都在优良之列。我的进步受到了系里的表彰。

那时学苏联,考试用口试,实行五分制。方式是:进到考屋,先通过抽签确定考题,然后到隔壁屋准备半小时,再到老师面前口述答题,过程中,老师可随时提问。好处是,如果没有真正听懂,就经不起问,会促使你学得更深。但在老师面前单兵教练,难免紧张,有时会影响成绩。一次考理论力学,我觉得自己答得不好,非常自责,但出乎意料,老师在我的成绩单上写了个4分。我当即涨红了脸,跟老师说,我没答好,达不到4分。老师说,我自有判断。在同学中,有这样学习自觉的很少,我因此受到了表扬。

大学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它的图书馆。一进入阅览室,开架的杂志琳琅满目,真有点进入到知识海洋的感觉。我每次到阅览室占座复习,都会情不自禁地去浏览文学、历史、哲学方面的期刊。我对人文学科知识的积累,就是从那时开始的。课外阅读对正课学习也有帮助,一次,我的《政治经济学》课题作业“生产力与生产关系”,被授课老师拿到经济系课堂上去念,就是得益于我的课外阅读。

我在大学里依然担任学生干部,第一年在系里,第二年到校学生会,第三年担任校学生会副主席。这虽然占去了我不少课余时间,却让我在社会活动能力方面得到了锻炼。

大学授予我们的,与其说是专业知识,不如说是治学的思维方法。通过各门功课从薄到厚,再从厚到薄的学习,扩大了知识视野,更重要的是帮助我们建立起系统观念,学会分析、综合与逻辑推理的一套方法。

大学还是形成世界观的关键期。世界观比人生观要复杂得多,仅凭中学阶段的知识,是难以达成的。只有通过大学阶段的学习,综合社会科学、自然科学,还有人文学科的知识,才能逐步形成。

基础课到第三学年就全部学完了,第四学年要进入专门化课程学习。所以在第三学年结束时,每个学生都要选择专门化课程。在学年考试结束,就在放假前的一天,系里召集我

们部分同学开会,说我们要转到北京大学学习保密专业。此前不久,我刚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当时学生党员极少,如果我在本校毕业,肯定会被留校。据说本来选送的名单中没有我,是因为我在入党时汇报了在北京有女朋友,才临时把我加上,说明当时学校还挺有人情味的。会后,系里给我们发了路费,让我们自己去北京报到。我用这笔难得的路费,高高兴兴地回了一趟家,去看望已经三年不见的父母。

北大把我领进核行业

在家度过了一个难得的暑假,就来北京。一出车站,就见到北京大学接站的汽车,于是很快就到了校园。在我出示报到通知后,有人把我领到中关村。到了那里才知道,原来,国家为发展原子能事业,于1955年开始,在北京大学开设核物理和放射化学专业,培养核科学技术人才。为加快培养进程,最初的生源不是来自高考,而是从全国八所综合大学三年级学生中选拔。条件当然是品学兼优,其实未必,因为各大学都亟须人才,都不会把最优秀的学生放走。

为了保密,学校在中关村科学院园区内,盖了专门的教学和宿舍楼。内部称“技术物理研究室”,后改为“技术物理系”。对外的代号为“北京546信箱”,直到几十年后,我们仍称这个群体为“546”。现在,“技术物理系”的建制已被取消,两个专业分别并入物理系和化学系。

进入北大核物理专业,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,由此决定了我这一生的职业方向。北大名声在外,但只有进入其中,才会体验到它的内涵。以教我们课的老师为例,都是全国有名的教授。北大百年校庆时,我曾回到系里,看到墙上挂着出自这里的院士照片,竟有三十多人。

学校为我们的学习提供了很好的条件,我们的伙食标准也比一般学校高。但因要学的课程多,学习任务重,从周一到周六,课程都排得满满的。本来时间就很紧,却在第二学期赶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场政治运动——大鸣大放和反右斗争。

鸣放开始,北大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。这种场面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。从大字报也可以看出,这里真是才子聚集的地方,且不说其内容,仅从文章的角度说,有许多写得文采照人,而其中有不少都出自理科学生之手。好在我们这个系是在校园之外,照常上课,楼里也没有大字报。后来的事实表明,此举让许多学生幸免于难。由于这场运动,我们的课程草草结束,毕业论文也给耽误了,工作多年后才体会到,这是个重大损失。

我们的毕业分配拖到了1957年10月,大部分都分到原子能研究所。反右运动后,认为知识分子需要更多地接触工农大众。因此,我们分配后,没去单位报到,就直接拉到颐和园北边的温泉乡劳动锻炼。我们班分到原子能所的有12人,都在白家疃村生产二队。开始住在一起,后来分到农户家和农民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

我们下去时,正赶上大兴水利,整个冬天都在挖水渠。刚开始还可以,等挖到深处时,往上挑河泥,一天要挑几十担,每个人的脖子后头都长出了鼓包。我们集体起伏,12人一餐要下13斤米,足见当时的劳动强度。最初说下放一年,实际只有10个月,到第二年8月,就结束了。

(未完待续)

伟大中华

许泽民

伟大民族继先祖,大展鸿图建强国。
中华精英千千万,华夏昌盛万万岁。
二
庄严召开二十大,严实金句感豪放。
宣赞蓝图彩彰放,光誓复兴展光芒。

重游白岩山

陈景知

诗友同游岳岳研,摩岩石刻仰先贤。
攀登瓊瑰仙境,俯視閩江賞百川。
峻峭山峰生态美,逼真石壁骆驼虔。
普陀岩顶慈鱼洞,巧夺天工大自然。

疫不容辞

池宜凌

“一觉醒来,小区就被封控了”,“我被隔离在酒店,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”,倾诉略带着愤懑与抱怨。但组织封控的人,一觉都没睡;还有人天天都要穿“免洗”的防护服。“疫”常时期,需要救助,需要管控,需要忍耐;为了“疫”劳永逸,需要措施,需要支持,需要配合,甚至需要牺牲,这些都义不容辞。

我们从不曾认真思考过:日常的美好,平凡的安静,会有失去的风险吗?如四季的风景,每日的阴晴,至平凡、至普通,甚至物以常为贱。但新冠疫情给我们上了深刻的一课:意外与明天哪个先来,真不好说。如果一定要有所失去,我们会放弃哪样?健康、闲适、未来,自由的呼吸、随意的来往、说走就走的旅行?其实样样都难以割舍。为了不失去、少失去、不反复失去,我们就要懂得守护。

2020年的春天,我们失去很多。突如其来又险恶莫测的疫情,打得我们猝不及防。打包好的行李重新放下,取消了年假;正常的工作机制放下,没日没夜地抗疫;自由的呼吸放下,接受口罩的亲密保护;你来我往的热情放下,“因为爱你,保持一米”;常规课堂放下,用网络传播知识;甚至将生命和遗体也放下,化作提升医学认知的材料。这段日子,天天面对失去,但也知道了敬畏、珍惜和守护。

疫情经年,反反复复,第一场战“疫”,结束在武汉解封的欢呼声中,但并非终场决胜。疫情如风,那么远,这么近,从武汉加油,到四川加油、海南加油、贵州加油、泉州加油,直到福州加油,应急仗成了持久战,局部战成了全民战,观战成了参战甚至主战。我们有过“一动不动”,有过数着日子打疫苗,有过投身社区当志愿者、到交通卡点当班,也有过彻夜守候,不漏一人。切切实实守护与被守护的身份和行为,只因疫情之中,没有局外;居身其中,不分你我。

多年防疫,这便是“新常态”,其间众生百态:鼓与呼有之,守与战有之,懈怠、疲倦、厌烦有之,不理解、不支持、不配合亦有之。战斗太久了,滋生逆反情绪,暗长无所谓心态,也算自然吧。可是知不知?红马甲、白袍战士、网格员,抗疫战线上的一切无名英雄。本都是普普通通的人,有自己的工作,有自己的生活;有自己的孩子,有自己的家。但为了守住战线,有人数天回不了家,有人数小时才能上个卫生间,甚至有人累死在抗疫路上。每一个安全港,都因为有屏障;每一个岁月静好,都因为有守护者。莫作被保障惯了,反而挑剔的人。

疫情一步步渗透,防线一道道筑牢。虽说人与病毒共存共生,成了某个阶段逃不开的局,免不了还会有人中招,还会出现阳性,还会有反复,还会有封控,但战士仍在,斗志仍在,阴霾就占据了整个天空,风雨就不足惧。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步步为营,让病毒不入侵,危害不蔓延,安全不离线,健康不枯萎。

“岂曰无衣?与子同袍”,漫长的夜里,谁是我们的阳光?答案是:守护者。谁是守护者?是每一个白衣战士,每一个红马甲,每一个负重前行的逆行者,是你,是他,也是我,是我们。风雨之下,唯有守望相助,才会坚不可破;唯有全民守护,才会持久牢固。

道虽迢,行则必至。一时艰辛,请莫慌,也莫哀,更莫怨,就认真起来,一起作个守护者,守护住自己的安全、大家的安全,那么守护终将成为,胜利终即将到来。



汀江龙门

第二天上午,我们继续寻古探幽,搜奇捡怪。自驾车绕行山野林间,曲折盘绕,驱车半小时,参观天然构成的“汀江龙门”。

汀江发源于汀州宁化县,流经长汀涵前时,突然一座巍峨的火山横截江流,挡住了去路,但是山下洞隧中通,像神工仙斧劈开一个洞口似的。洞上巉岩峭壁,奇石嶙峋。山顶上古树奇倔,根株暴露,龙爪攫拿,在万绿丛中,

还隐藏一座黄墙围绕的古刹寺庙。寺庙香火旺盛,信徒络绎不绝,寺里念经传诵,晨钟暮鼓,打破了山坳之幽静。洞的周边危岩兀立,苍松裂石而出,斜斜挺出,枝柯虬曲。汀江流水就从巨洞中呼啸而过,奔腾南下,流入南海。洞口像张开龙口似的形成拱形,竹排、浆板可以往来划行。洞前有一深泓,水清如碧,深不可测,传说龙在深潭隐存,故名“龙门”。千里汀江一线穿,其奇景天然形成,山光水色,景色秀丽,佳致,令人神往。

尊敬的电力客户:
为了进一步提升优质服务水平,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计划于2022年11月10日0时至2022年11月18日8时开展电力营销服务系统升级工作,升级期间有关服务事项公告如下:

- 1.公司所辖各供电营业网点(含24小时自助缴费终端)、网上国网APP、“国网福建电力”微信公众号、支付宝生活号、微信及支付宝生活缴费、电e宝以及联网银行等各渠道电费交

电力营销服务系统升级公告

- 纳暂停。
2.网上国网APP、“国网福建电力”微信公众号和支付宝生活号、福建政务服务网、95598互动网站等各线上渠道用电业务暂停办理。

- 3.欠费不计违约金,不实施欠费停电。
4.故障报修业务正常开展,客户可以通过拨打电力客户服务热线95598等渠道进行报修。

- 5.确有紧急需求,请咨询当地供电公司。
6.系统升级后,用户用电编号由10位升级为13位,新户号为:350+原户号,其他供用电信息不变。

我们将于2022年11月18日8时起恢复所有业务正常办理,给您带来的不便,敬请谅解,我们竭诚为您服务。
特此公告。

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
2022年11月4日